

“周公作多士傲毖，琴舞九絃”与“成王作傲毖，琴舞九絃”组合在一起，用于成王时的一个大型典礼活动之中，是完全可能的。现存的《周公之琴舞》虽然缺失了“周公之诗”八首半，但是仅从“成王之诗”看，我们已经可以想象到西周初年的王朝礼乐歌舞表演之盛大。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周颂》，仅仅是不相连贯的一篇篇不分章的短诗，这显然与周初颂

体歌舞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周公之琴舞》的发现，再一次让我们领略了周初乐舞在当时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对《诗经·周颂》的原初形态也会有全新的认识。

（作者单位 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出土文献给我们的启示

——以清华简《尚书·说命》为例

傅 刚

一百多年前，王国维利用殷墟出土的甲骨，开始了对殷商史的研究，从而揭开了殷商王朝的面纱。王国维根据自己研究的体会，把考古出土的实物和文献总结为第二重证据，以与传世文献相参互证。这种研究的方法，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问世，也越来越为学术界所使用，而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对古史的解读与以往依靠传世文献得到的结论也往往有不同，这真是当代学者的幸运。对于文史研究者来说，近几年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献，无论其质量还是数量，都令人备受鼓舞。数量不少的典籍文献的问世，让当代的古代学术研究呈现出新局面。如上海博物馆购进的战国楚竹书，对先秦的哲学和经学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不同于传世文献的材料，已经在国内掀起了研究的热潮。最近清华大学公布的战国竹简，以及即将公布的北大汉简，又将这种研究推向新的热潮。

北大简正在整理中，我参加了《反淫》一篇的释读，初步的介绍已经发表在《文物》2011年第6期上。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辞，有三分之一的内容与传世的《七发》辞句相近，很明显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到底是《七发》在前，还是《反淫》在前，还在研究，无论是哪一种，都有许多关于汉代七体文写作的疑问有待探讨。北大简还有一篇《妄稽》，写一个

悍妇的故事，文字很长，其中对悍妇丑陋容貌的描写和其恶行的叙述，都极尽文字之能事。这种文体，也是传世文献中所没有的。这种文体的出现很重要，它告诉我们西汉时流传有这种类似后世小说的文体，有比较详细的故事情节和想象、夸张的写作手段，这就为我们研究《左传》以及《史记》的写作及取材，提供了珍贵的文体材料。

这次公布的清华简，有关传世经史文献甚为丰富，尤其是《尚书·说命》、《系年》和《周公之琴舞》以及《尹诰》、《保训》等类似《逸周书》的史料，让文史研究者异常兴奋。其中最为学术界所热议的要算《尚书·说命》了。自清人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发表以来，伪《古文尚书》已成定案，但都还是后人根据考证学方法研究出来的结果，因此维护《古文尚书》的人，如毛奇龄就撰写《古文尚书冤词》为《古文尚书》鸣冤。尽管学术界基本同意了阎若璩的意见，但也仍然期盼着能够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一部汉以前的《尚书》。清华简正是应着这种期盼出现的。清华简《说命》一文与伪《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的确有太大的不同，也正如整理者以及学术界的共识一样，认为清华简《说命》充分证明了伪古文的“伪”。笔者也非常同意清华简整理者以及学术界同仁的意见，这批简文的问世，大大地丰富了先秦文献，让我们在传世文

献之外,又见到了许多从未著录过的文献,同时这批简也能够帮助我们印证许多文献的真伪。除此之外,我以为这批简的问世,还能帮助我们加深理解先秦文献内容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的传播方式下所表现的不同内容和形态。且以《尚书·说命》为例。

伪《古文尚书·说命》共有三篇,孔颖达《正义》说:“此三篇,上篇言梦说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说既摠百官,戒王为政;下篇,王欲师说而学,说报王为学之有益,王又厉说以伊尹之功。相对以成章,史分序以为三篇也。”按《说命》三篇,不见于伏生所传二十九篇,亦不见于孔壁书,《史记·殷本纪》述殷事,往往用《尚书》,如《太甲》、《盘庚》,而独无《说命》,故前人以此为疑,不知伪古文此篇之来历。毛奇龄对此有所辩驳,以为《国语》明引其文,可证《说命》在先秦时确有其篇。又,前人疑武丁梦得传说之传说不可信,又说《史记》谓以立语相之,亦非考言明试之法,对此毛奇龄亦作辩驳。伪古文固然是伪书,但前人所怀疑的证据,亦不无可商榷之处。如谓《史记》不引《说命》,今清华简可证先秦时确有《说命》之文,且明分三篇;又如疑武丁梦说之事,清华简《说命中》有“王原比厥梦”语,则见梦说之事可信。又前人驳伪古文之伪,往往以其与先秦典籍所引字句异同为证,合即谓伪古文抄袭先秦典籍,不合则生疑,此种方法似亦可商榷。今以清华简为例,其不合先秦所引者甚于伪古文。如三篇之中唯中篇多有与先秦典籍相合者:“若金,用惟汝作礪,古我先王灭夏,變强,捷蠢邦,惟庶相之力胜,用孚自迓。敬之哉,启乃心,日沃朕心。若药,如不瞑眩,越疾罔瘳。朕畜汝,惟乃腹,非乃身。若天旱,汝作淫雨。若罔津水,汝作舟汝。惟兹说底之于乃心。且天出不祥,不徂远,在厥落,汝克,视四方,乃俯视地。心毁惟备。敬之哉,用惟多德。且惟口起戎出好,惟干戈作疾,惟衣载病,惟干戈眚厥身,若抵不视,用伤,吉不吉。余告汝若时,志之于乃心。”此一段文字,略见于先秦典籍《国语》、《孟子》、《缙衣》、《学记》等。《国语》引《书》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孟子》引《书》

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礼记·缙衣》引《说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国语》白公引《书》:“必交修毋予弃也。”《礼记·学记》所引《说命》有:“敬孙务时敏,厥脩乃来。”“学学半。”“命终始典于学。”然两相对,可以看出字句并不完全相符,且前后顺序亦不同,如《国语》所引“若金”一段与清华简明显不同。

其次,先秦典籍中有“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记载。《论语·宪问》:“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尚书·无逸》:“乃或亮阴,三年不言。”事为可信,且为高宗时重大事件,但清华简无一字提及。

第三,先秦典籍引《说命》除上引外,还有《礼记·坊记》:“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欢。”

《缙衣》:“《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

《文王世子》:“《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

此皆格言警句,清华简亦未见。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清华简《说命上》“惟弼人得说于傅巖”,整理者解“弼人”为与制弓有关的职官,此解与伪孔传解为“百官”相同,而与皇甫谧解为“工巧之人不同”(孔颖达《尚书正义》)。伪孔传出于东晋,然其解不遵皇甫谧,却与此战国简相合,不知其据从何来?又如清华简《说命上》:“其惟说邑,在北海之州。”此以传说之邑在北海之州,伪孔传则谓在虞虢之界,清华简与孔颖达所引的《尸子》说合,亦与《墨子·尚贤下》所说合。然伪孔传作伪不从《尸子》、《墨子》,据何而谓在虞虢之界?至于清华简《说命上》与《说命下》文,似皆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亦令人对先秦《书》文献有不同流传方式和文本生发感想。

出土文献为当代学人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研究空间,它启发我们对先秦典籍再不能如以往以单一线索的前后传承思路去观察。虽然文本、文体、字句,都存有多种形态,甚至差别很大,但其实可能与真伪无关。这也许是清华简以及北大简对我们的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中文系)